

泉州歷代名人傳

泉州历代名人傳

(下)

主 编 庄炳章

晋江地区文化局
文管会 出版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元 代 部 份

董文炳	(2)
阿剌罕	(9)
唆 都 百家奴	(11)
史 弼	(16)
高 兴	(20)
瓜 哇(附)	(23)
乌古孙泽	(26)
周 全	(30)
乌古孙良祯	(31)
拜 住	(34)
张养浩	(40)
马祖常	(42)
黄道贤(泉)	(45)
陈 旅	(45)
王 良	(47)
王 英	(49)
金 吉(泉)	(50)
卢 琦(泉)	(51)
陈 駘(泉)	(53)
杨相孙(泉)	(53)

明代部份

汤 和	(56)
序永忠	(60)
胡 美	(63)
何文辉	(65)
黄 玄	(66)
朱 檀	(67)
王 溥	(68)
应履平	(68)
郟 和	(69)
鲁 穆	(72)
朱 鉴 (泉)	(73)
刘 宥	(75)
熊尚初	(75)
康永韶	(76)
张 钦	(78)
罗 伦	(80)
吴文度 (泉)	(83)
张 津	(84)
黄克晦 (泉)	(85)
舒 芬	(86)
陈 忠	(88)
蔡 清 (泉)	(89)
王 宣 (泉)	(91)
易时中 (泉)	(92)

赵 录	(93)
傅 楫 (泉)	(93)
胡 璫	(94)
张 岳 (泉)	(95)
康 朗	(98)
朱 纆	(100)
王慎中 (泉)	(102)
林希元 (泉)	(104)
李 恺 (泉)	(105)
周天佐 (泉)	(106)
陈 璩 (泉)	(108)
李如玉 (泉)	(109)
俞大猷 (泉)	(109)
庄应禎 (泉)	(116)
吴百朋	(117)
黄 钊 (泉) 林咸	(119)
黄养蒙 (泉)	(120)
李 贻 (泉)	(121)
傅夏器 (泉)	(123)
詹仰庇 (泉)	(125)
黄凤翔 (泉)	(128)
王用汲 (泉)	(130)
郭维贤 (泉)	(133)
钟化民	(135)
苏茂相 (泉)	(137)
顾宪成	(142)
李廷机 (泉)	(145)

叶向高	(148)
郭宗磐 (泉)	(154)
李献可 (泉)	(156)
沈有容	(158)
何乔远 (泉)	(160)
姜志礼	(161)
张维枢 (泉)	(163)
李懋桢 (泉)	(165)
黄克缵 (泉)	(167)
南居益	(169)
李光缙 (泉)	(171)
蔡复一 (泉)	(172)
张瑞图 杨景辰 (泉)	(174)
、熊文灿	(176)
顾大章	(180)
吴淳夫 (泉)	(182)
林 钤 (泉)	(183)
吴 牲	(183)
、樊维城	(187)
蒋德璟 (泉)	(188)
徐缙芳 (泉)	(192)
庄际昌 (泉)	(192)
、黄景昉 (泉)	(194)
、李夔龙 (泉)	(195)
赵 珽	(196)
庄鳌献 (泉)	(196)
、何 燮 (泉)	(197)

蔡道宪(泉).....	(197)
曾异撰(泉).....	(199)
汪烈妇(泉).....	(200)
史氏(泉).....	(201)

清代部份

汉岱.....	(204)
济度.....	(205)
杰书.....	(205)
郑成功(泉).....	(207)
附郑克塽(泉).....	(219)
王忠孝(泉).....	(222)
阮昱锡(泉).....	(224)
洪承畴(泉).....	(225)
陈锦.....	(235)
林嗣环(泉).....	(236)
田雄.....	(237)
马得功	
朱克简.....	(240)
成性.....	(241)
王命岳(泉).....	(243)
丁炜(泉).....	(247)
沈光文.....	(248)
拉哈达.....	(249)
姚启圣.....	(251)
施琅(泉).....	(255)

杨 捷..... (260)

石调声

黄志璋(泉)..... (262)

万正色(泉)..... (263)

吴 英(泉)..... (266)

李光地(泉)..... (269)

李光波(泉)..... (275)

李钟伦(泉)

施世纶(泉)..... (276)

黄虞稷(泉)..... (279)

觉罗满保..... (282)

陈 策(泉)

林之浚(泉)..... (284)

朱兆纲(泉)..... (285)

陈伦炯(泉)..... (286)

吴鸿锡(泉)..... (287)

胡 贵(泉)..... (289)

颜 超(泉)..... (290)

王时翔..... (291)

蔡仕舫(泉)..... (293)

施世驄(泉)..... (295)

官献瑶(泉)..... (296)

何 琦(泉)..... (297)

李清时(泉)..... (298)

富勒浑..... (300)

常 青..... (303)

蔡攀龙(泉)..... (305)

觉罗伍拉纳..... (306)

觉罗长麟..... (309)

李长庚 (泉) (311)

胡振声 (泉)

王得禄..... (315)

邱良功 (泉) (316)

邓廷桢..... (317)

陈寿祺..... (320)

孙经世 (泉) (322)

、陈化成 (泉) (323)

常大淳..... (325)

陈庆镛 (泉) (326)

黄宗汉 (泉) (329)

陈胜元 (泉) (332)

王懿德..... (332)

王东槐..... (335)

邱联恩 (泉) (336)

徐树铭..... (339)

王德榜..... (340)

王肇谦..... (342)

辜汤生 (泉) (344)

林石湖 (泉) (344)

何汇海 (泉) (345)

陈 福 (泉) (346)

郑哲飞妻 (泉) (346)

曾经佑妻 (泉) (346)

李国郎妻 (泉) (347)

雷廷外妻（泉）	（ 347 ）
王氏秋波（泉）	（ 348 ）
秦仕楚妻（泉）	（ 348 ）

封面设计	苏建初
------------	-----

元 代 部 份

元朝是蒙古族在中国建立的一个王朝。由于民族间的复杂关系，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呈现一种特殊形态。

蒙古统治阶级习惯于畜牧业的经营，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最初认识不到。他们在对金宋作战中，把田地荒废成为牧场，大量地掳掠人民，并迫使他们充当奴隶。同样，为了满足制造武器和工艺品的需要，他们把手工业者集中起来，设置军器局、织染局等等。元太宗灭金后拘略民匠七十二万户，元世祖三次拘略江南民匠四十多万户。这些民匠都被安置在全国各大市镇。就生产的规模和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的程度，比起南宋来，有所发展。

政治上，蒙古统治阶级一面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千户”“万户”的军事组织，一面采用了赵宋王朝的一套官僚制度，形成一种特殊的镇压人民的行政体制。他们规定汉族人和女真族人只能担任次要官职，主管长官都由蒙古或色目人充当，推行一种民族歧视政策。至于文化方面，蒙古统治阶级一面接受儒家思想、程朱理学，但另一方面又保持他们本族原有的一些习尚，如轻视妇女贞节观念和崇拜喇嘛教。

泉州经过宋朝的经营，至元代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第一大商港，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与非洲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

市舶税课收入充盈，“元至元二十一年，设市舶司于杭泉二州。独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分之一以为税。”茶瓷丝绸远销世界各地；木料药材源源不断输入国内。元时，泉州是对外通商的黄金时代。

至元二十九年，诏除史弼、亦黑迷失、高兴平章政事，会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力于泉州后渚港，历经风急涛涌，渡海二十五万里，征爪哇，“入近代未尝至之国”。为我国与爪哇人民交往创造了条件。

世界著名的探险家马哥孛罗游历中国后，即从泉州后渚港回归意大利。

泉州不仅是元代蒙古统治阶级对外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是施行海外扩张政策的军事活动中心。

由于元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形态，产生了民族之间矛盾的存在和不可调和性，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互相结合的复杂性。泉州人民的起义斗争，风雷滚滚，就是民族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突出表现。

董 文 炳

文炳系真定藁城人董俊之子。

文炳奉元世祖之命率军入闽，越过仙霞岭，“闽人扶老来迎，漳、泉、建宁、邵武诸郡皆送款来附”。“闽人感文炳德最深，庙而祀之”。

董文炳字彦明，俊之长子也。父歿时年始十六，率诸幼

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

岁乙未，以父任为藁城令。同列皆父时人，轻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惮。文炳明于听断，以恩济威。未几，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视，里人亦大化服。县贫，重以旱蝗，而征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谷数千石与县，县得以宽民。前令因军兴乏用，称贷于人，而贷家取息岁倍，县以民蚕麦偿之。文炳曰：“民困矣，吾为令，义不忍视也，吾当为代偿。”乃以田庐若干亩计直与贷家，复籍县闲田与贫民为业，使耕之。于是流离渐还，数年间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隐实者诛，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为户数。众以为不可，文炳曰：“为民获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乐为者，文炳曰：“后当德我。”由是赋敛大减，民皆富完。旁县民有讼不得直者，皆诣文炳求决。文炳尝上谒大府，旁县人聚观之，曰：“吾亟闻董令，董令顾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时府索无厌，文炳抑不予。或谗之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终不能剥民求利也。”即弃官去。

世祖在潜藩，癸丑秋，受命宪宗征南诏。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从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番，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踰道路，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厉，期必至军。会使者过，遇文炳，还言其状。时文炳弟文忠先从世祖军，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厩五马载糗粮迎文炳。既至，世祖壮其忠，且悯其劳，赐赉甚厚。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

己未秋，世祖伐宋，至淮西台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驰至寨下，谕以祸福，不应，文炳脱胄呼曰：“吾所以不

极兵威者，欲活汝众也，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惧，遂降。九月，师次阳罗堡。宋兵筑堡于岸，陈船江中，军容甚盛。文炳请于世祖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即与敢死士数十百人当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载艤艫鼓棹疾趋，叫呼必奋。锋既交，文炳麾众趋岸搏之，宋师大败。命文用轻舟报捷，世祖方驻香炉峰，因策马下山问战胜状，则扶鞍起立，竖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师毋解甲，明日将围城。既渡江，会宪宗崩。闰十一月，班师。

庚申，世祖即位于上都，是为中统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诸道。还奏曰：“人久弛纵，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与之更始。”世祖从之，反侧者遂安。二年，擢山东东路宣抚使。方就道，会立侍卫亲军，帝曰：“亲军非文炳难任。”即遥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三年，李坦反济南。坦剧贼，善用兵。文炳会诸军围之，坦不得遁。久之，贼势日蹙，文炳曰：“穷寇可以计擒。”乃抵城下，呼坦将田都帅者曰：“反者坦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者。”田绁城降。田，坦之爱将，既降，众遂乱，禽坦以献。坦兵有浙、涟两军二万余人，勇而善战，主将怒其与贼，配诸军，使阴杀之。文炳当杀二千人，言于主将曰：“彼为坦所胁耳，杀之恐乖天子仁圣之意。向天子伐南诏，或妄杀人，虽大将亦罪之，是不宜杀也。”主将从之。然他杀之者已众，皆大悔。

坦伏诛，山东犹未靖，乃以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率亲军以行。出金银符五十，有功者听与之。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从数骑衣冠而入。居府，不设警卫，召坦故将吏立之庭，曰：“坦狂贼，诬误汝等。坦已诛死，汝皆

为王民，天子至仁圣，遣经略使抚汝，当相安毋惧。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吏，汝等勉取金银符，经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山东以安。

至元三年，帝惩李坦之乱，欲潜销方镇之横，以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郑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付使。到官，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预谋取宋方略，凡阻塞要害皆列栅筑堡，为备御计。帝尝召文炳密谋，欲大发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迩宋境，人习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军，河南战以辟地。俟宋平，则河北长隶兵籍，河南削籍为民。如是为便。又将校素无俸给，连年用兵，至有身为大校出无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士四人，百户两人，听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从之，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

七年，改山东路统军付使，治沂州。沂与宋接境，镇兵仰内郡饷运。有诏和采本部，文炳命收州县所移文。众谏以违诏，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敌人接壤，知吾虚实，一不可；边民供顿甚劳，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惧来者，三不可。”帝大悟，罢之。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两城夹淮相望，以缀襄阳及捣宋腹心。

十年，拜参知政事。夏，霖雨，水涨，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着胁。文炳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腹中矢尽，顾左右索矢，又十余发，矢不继，力亦困，不能张满，遂闷绝几殆。明日，水入外郭，文炳麾士卒郤避，贵乘之，压军而阵。文炳病创甚，子士选请代战，文炳壮而遣之，复自起束创，手剑督战。士选以戈击贵将，仆，不死，

获之以献。贵遂去，不敢复来。

是岁，大举兵伐宋，丞相伯颜自襄阳东下，与宋人战阳罗堡。文炳以九月发正阳，十一年正月会伯颜于安庆。安庆守将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请于伯颜曰：“大军既疲于阳罗堡，吾兵当前行。”伯颜许之。宋都督贾似道来御，师陈于芜湖，似道弃师走。次当涂，文炳复言于伯颜曰：“采石当江之南，和州对峙，不取，必有后顾。”遂进攻之，降知州事王喜。

三月，有诏以时向暑热，命伯颜军驻建康，文炳军驻镇江。时扬江、真州坚守不下，常州、苏州既降复叛。张世杰、孙虎臣约真、扬兵誓死战，真、扬兵战每败，不敢出。世杰等陈大舰万艘，碇焦山下江中，劲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载士选别船。弟之子士表请从，文炳顾曰：“吾弟仅汝一子，脱吾与士选不返，士元、士秀犹足杀敌，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请，乃许。文炳乘轮船，建大将旗鼓，士选、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阵，诸将继进，飞矢蔽日。战酣，短兵相接，宋兵亦殊死战，声震天地，横尸委仗，江水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师大败，世杰走，文炳追及于夹滩。世杰收溃卒复战，又破之，遂东走于海。文炳船小，不可入海，夜乃还。俘甲士万余人，悉纵不杀，获战船七百艘，宋力自此遂穷。

十月，诸军分三道而进，文炳居左，由江並海趋临安。先是，江阴军金判李世修欲降不果，文炳檄谕之，世修以城来附，令权本军安抚使。所过民不知兵，凡获生口，悉纵遣之，无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张宣有众数千，负海为横，文炳命招讨使王世强及士选往降之。士选单舸至宣所，谕以威德，宣降，得海船五百。

十三年春正月，次盐官。盐官，临安尉县，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将佐请屠之，文炳曰：“县去临安不百里，声势相及，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轻杀一人，则害大计，况屠一县耶。”于是遣人入城谕意，县降。遂会伯颜于临安城北。张世杰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绕出临南城，戍浙江亭。世杰计不行，乃窃宋主弟吉王夏、广王昀南走，而宋主显遂降。

伯颜命文炳入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文炳取宋主诸玺符上于伯颜。伯颜以宋主入觐，有诏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抚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宋宗室福王与芮赴京师，偏以重宝致诸贵人，文炳独郤不受。及官录与芮家，具籍受宝者，惟文炳无名。伯颜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旧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资德大夫、中书左丞。

时张世杰奉吉王夏据台州，而闽中亦为宋守。敕文炳进兵，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邑之民何以续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杰遁。诸将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顺于我，我不暇有，故世杰据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纵所俘者，以军法论。”得免者数万口。至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众曰：“诺。”其守将火战中逃，文炳亟命灭火，追擒其将，数其残民之罪，斩以徇。逾岭，闽人扶老来迎，漳、泉、建宁、邵武诸郡皆送款来附。凡得州若干、县若干、户口若干。闽人感文炳德最